

文武之间： 北宋武选官研究

赵冬梅 著



中国古代官僚等级制度研究



北京大学出版社
PEKING UNIVERSITY PRESS



中国古代官僚等级制度研究

文武之间： 北宋武选官研究

赵冬梅 著



北京大学出版社
PEKING UNIVERSITY PRESS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文武之间:北宋武选官研究/赵冬梅著. —北京:北京大学出版社, 2010. 3

(中国古代官僚等级制度研究)

ISBN 978-7-301-17020-5

I. 文… II. 赵… III. 官制-研究-中国-北宋 IV. D691.4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0)第 035857 号

书 名:文武之间:北宋武选官研究

著作责任者:赵冬梅 著

责任编辑:张 晗

封面设计:奇文云海

标准书号:ISBN 978-7-301-17020-5/K·0680

出版发行:北京大学出版社

地 址: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

网 址:<http://www.pup.cn> 电子邮箱:pkuwsz@yahoo.com.cn

电 话: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52025

出版部 62754962

印 刷 者:三河市北燕印装有限公司

经 销 者:新华书店

650mm×980mm 16 开本 25.5 印张 355 千字

2010 年 3 月第 1 版 2010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

定 价:46.00 元

未经许可,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。

版权所有,侵权必究

举报电话:010-62752024 电子邮箱:fd@pup.pku.edu.cn

目 录

序论 “武选官”——在文官与军职之外	(1)
上编 从内职到武选官:第三种官僚的诞生	(30)
引 言	(31)
第一章 新官原从“末世”生	(32)
第一节 “诸使”	(32)
第二节 “使臣”	(71)
第二章 从“陛下家臣”到帝国武选官	(81)
第一节 朝廷“内职”原是霸府“家臣”	(81)
第二节 “内职”的外任差遣	(88)
第三节 尘埃落定:武选官的形成	(103)
第三章 内在秩序与通用标尺	(117)
第一节 从职位等级到品位等级:武阶的形成	(118)
第二节 以牧伯之官为序迁之宠	(135)
下编 宋代国家机器中的武选官	(152)
引 言	(153)
第四章 宋代国家机器中的武选官:典型人物与一般图像	(156)
第一节 四位武选官任职实例的详细解读	(156)
第二节 武选官在宋代国家机器中任职的一般图像	(164)
第五章 军壁董戎,维护边防	(173)
第一节 都部署体制的形成	(174)
第二节 结构、缺陷与终结	(194)

2 文武之间:北宋武选官研究

第六章 捕盗捉贼,安靖地方	(213)
第一节 州都监	(213)
第二节 巡 检	(217)
第七章 最后的“近侍”:中央的武选官	(236)
第一节 “诸使类机构”与武选官	(238)
第二节 “通进宾赞,导达内外”	(257)
第八章 武选官的选任	(274)
第一节 权力与机构	(274)
第二节 班行补授、呈试出官、磨勘转迁	(295)
第三节 差遣注授	(338)
余论 分类与隔离	(359)
外一章 武选官研究的意义	(379)
参考文献	(387)
后 记	(400)

序论 “武选官”——在文官与军职之外

这本书的主题是北宋的武选官。那么,武选官究竟是一些什么样的官员呢?仁宗庆历二年(1042)十一月至三年四月,范仲淹担任陕西四路都部署、经略安抚兼缘边招讨使,负责经制边防,抵御西夏。这期间,他曾经向朝廷奏荐15名“边上得力材武将佐”。这15个人的名单如下:

第一等:泾原路部署狄青,有度量,勇果,能识机变。

鄜延部署王信,忠勇敢战,身先士卒。

环庆路权钤辖、知环州种世衡,足机略,善抚驭,得蕃汉人情。

环庆路钤辖范全,武力过人,临战有勇。

第二等:鄜延路都监周美,谙练边情,及有勇武。

知保安军刘拯,^[1]有机智胆勇,性亦沉审。

秦凤路都监谢云行,勇力有机,今之骁将。

延州西路巡检使葛宗古,弓马精强,复有胆勇。

鄜延路都监谭嘉震,勇而有知,战守可用。

泾原路都监黄士宁,刚而有勇,可当一队。

鄜延路钤辖任守信,能训练,有机智。

泾原路都监许迁,训练严整,能得众情。

秦凤路钤辖安俊,勇而有辩,仓卒可使。

[1] 原文作“知保安州军”,保安为军,州是衍文。刘拯知保安军,见《长编》卷一三八,庆历二年末,第3330页。

2 文武之间：北宋武选官研究

环庆路都监张建侯，知书戢下，可当军阵。

鄜延路都监张宗武，精于训练，可备偏裨。^{〔1〕}

泾原、鄜延、环庆、秦凤四路，是宋朝为抵御西夏在陕西所划分的四个战区。路分部署、钤辖、都监和巡检使都是边防军将领。部署、钤辖、都监是简称，全称应当在前面加“驻泊兵马”字样，比如泾原路驻泊兵马部署、鄜延路驻泊兵马钤辖、秦凤路驻泊兵马都监。环州（治今陕西环县）和保安军（治今陕西志丹县）皆是边防战略要地，两处的知州（军）也是边防将领。部署、钤辖、都监、边州知州（军）、缘边巡检等等，构成了北宋王朝赖以抵御外侮、维护国家安全的重要力量，是武选官最重要、最具指标性的职位体系；当然，话又说回来，边防统兵官并非武选官群体职业形象的全部。

能够被范仲淹称许为“边上得力材武将佐”的，是武选官中最优秀的那一部分。更多的普通武选官基本无缘进入边防统兵官行列，他们官僚生涯的大部分时间都消磨在“掌茶盐酒税、场务、征输及冶铸之事”^{〔2〕}的监当类职位上。比如，卒于庆历元年的薛塾，恩荫出身，一生做过的职位如下：“初监曲沃县酒税”，“又监龙门县清涧木税、绛州盐酒税、河中府浮桥”，“知河池县”，继而“奉使走马承受沧州路公事”，历任通利军和陕、蜀二州的兵马都监。^{〔3〕}走马承受于本路人情、军情，“事无巨细，皆得按刺”，是“皇帝特派、身份公开的特务”，可以由宦官担任，也可以由武选官担任。^{〔4〕}州的兵马都监，简称“州都监”，掌本城厢军，“专督州中奸争火盗”，^{〔5〕}地位和重要性与边防诸路的驻泊兵马都监根本无法同日而语。大多数武选官所担任就是监酒税一类的监当官，以及负责维护地方治安的州都监和内地巡检。

〔1〕 范仲淹：《范文正公政府奏议》卷下《奏边上得力材武将佐等第姓名事》，李勇先、王蓉校点《范仲淹全集》，成都：四川大学出版社，2002年，第616—617页。

〔2〕 《宋史》卷一六七《职官志七》，“监当官”，第3983页。

〔3〕 欧阳修：《文忠集》卷六一《内殿崇班薛君墓志铭》。

〔4〕 龚延明：《宋代官制辞典》，北京：中华书局，1997年，第444—445页。

〔5〕 穆修：《河南穆先生集》卷三《静胜亭记》。

武选官不是禁军将领或者说职业军人，他们用以标志身份的，是一些特殊的阶秩符号序列。范仲淹奏状没有开列诸人的品阶，我们可以试着从其他史料中搜集补充：

(1) 庆历二年十月己酉，狄青自鄜延都监、西上阁门使迁秦州刺史、泾原部署。西上阁门使与秦州刺史是狄青升迁前后的两个品阶。^{〔1〕}

(2) 同样是在庆历二年十月己酉，王信自鄜延钤辖、西京作坊使·贵州刺史迁保州刺史、鄜延部署。^{〔2〕} 王信的品阶，前为西京作坊使·贵州刺史，后为保州刺史。

(3) 庆历元年，种世衡的职位是知青涧城、鄜延都监，品阶是供备库副使；二年春，在范仲淹的极力推荐下，他改任知环州，品阶迁至洛苑副使。在范仲淹奏状中，种世衡的职位是环庆路权钤辖、知环州。应当就是在得到奏荐之后，他“转正”成为环庆路钤辖，品阶也迁至东染院使。^{〔3〕}

(4) 庆历二年五月庚申，时任环庆路都巡检使的范全由左骐骥副使迁宫苑副使。十月间，已经升任环庆都监的范全赴京，获得仁宗的亲切接见，“迁礼宾使·荣州刺史、环庆钤辖”。^{〔4〕}

(5) 周美先以供备库使任延州兵马都监，因功迁文思使、改任知保安军，又改(延州)东路巡检使，庆历二年四月，以功迁右骐骥使，后升任鄜延路都监。范仲淹奏状在列举周美功状之后，还有一行小字，是对周美的迁擢意见：“其人累有功劳，欲乞特加遥郡刺史。”周美因此得加贺州刺史，他的品阶成为右骐骥使·贺州刺史。^{〔5〕}

(6) 谭嘉震，庆历二年五月，时任柔远寨主，立大功，品阶由内殿承制迁供备库副使。^{〔6〕}

〔1〕 《续资治通鉴长编》(以下省称《长编》)卷一三八，第3310页。

〔2〕 《长编》卷一三八，第3310页。

〔3〕 《长编》卷一三四，第3188、3191页；《宋史》卷三三五《种世衡传》，第10743页。

〔4〕 《长编》卷一三六，第3265页；卷一三八，第3310—3311页。

〔5〕 《宋史》卷三二三《周美传》，第10457—10458页。《长编》卷一三五，第3238页。

〔6〕 《长编》卷一三六，第3256页。

(7)安俊在秦凤路钤辖任上的官阶是礼宾使。^[1]

(8)谢云行在秦凤路都监任上的官阶不详。庆历元年,时任右班殿直、西京等处都巡检使的谢云行获得了阁门祗候的加衔,右班殿直·阁门祗候是他的品位标志。^[2]

上面这些品位标志可以分为四类:第一,右班殿直、内殿承制、供备库副使、洛苑副使、东染院使、供备库使、文思使、右骐骥使、礼宾使、西京作坊使、西上阁门使属于武选官阶,简称“武阶”,是武选官最核心的品位标志符号。第二,阁门祗候,属于“阁职”,是低级武选官的加衔,一般不“单行”,^[3]能够带阁职是一种荣誉和肯定,可以加速升迁。第三,右骐骥使·贺州刺史、礼宾使·荣州刺史、西京作坊使·贵州刺史这一类与武阶伴行的刺史,属于“遥郡”。遥郡以刺史为最低阶,向上有团练使、防御使、观察使和节度观察留后,共五阶。遥郡不单行,武选官带遥郡,目的是处资深、增俸禄。第四,“单行”的刺史,比如泾原路部署狄青所带之秦州刺史,鄜延部署王信所带保州刺史,属于“正任”,是武选官向上的攀升梯级。正任六阶,刺史之上,还有团练使、防御使、观察使、节度观察留后、节度使。带遥郡武选官“除落阶官”,进入正任武官序列,是身份地位的极大提高。

但是,能不能说“凡用武阶标志身份的官员就是武选官”呢?很遗憾,不能。原因很简单,武阶、遥郡、正任这一系列阶秩标志体系,是武

[1] 《宋史》卷三二三《安俊传》,第10467页。

[2] 《长编》卷一三二,第3153页。

[3] 《长编》卷五二,咸平五年六月丁丑条(第1137页),有麟州知州、阁门祗候卫居实,壬辰日(第1139页)因功迁供备库使。此阁门祗候,龚延明先生以为是作为武阶单行者。其实不然,根据《长编》卷四五,咸平二年十二月丁卯条(第971页),卫居实自左侍禁·阁门祗候迁供奉官,按照宋朝迁官的惯例,他应当“依前阁门祗候”。单独出现不等于单行。龚先生做此判断的依据是《宋史》卷一五八《选举志四》(第3701页)“迁秩之制”中的“其内职,自借职以上皆循资而迁,至东头供奉官转阁门祗候,阁门祗候转内殿崇班,崇班转承制……”这一记载非常明确,但显然与史料中所能观察到的迁转实例不符。笔者大胆推测,这条记载倘若无误,则可能是一时之制,并未久行。《长编》卷九〇,天禧元年(1017),向敏中言阁门祗候“今踰数百而除授未已”,阁门祗候的泛滥不知是否与《选举志》所载制度有关?真宗随即表示“当渐减省之”,可能《选举志》所载制度就此结束?第2078页。龚延明:《宋代官制辞典》,第590页。

臣与宦官“通用”的。^{〔1〕}事实上,范仲淹所奏举的这15名“边上得力材武将佐”当中,就至少有一人可以认定为宦官——鄜延路钤辖任守信。欧阳修作有“西京左藏库使、内侍省内侍押班任守信可遥郡刺史,依旧鄜延路驻泊兵马钤辖制”,内侍省押班是毫无疑问的宦官职衔。^{〔2〕}宋朝的宦官与武选官在任职和品位标志符号上有许多相似之处。^{〔3〕}在很多场合,如果史料中没有诸如“内侍省押班”这样明确的提示,区分宦官与武选官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。关于宦官的品位与职位,需要专门细致的研究,非本书可以承载。本书所能做的,只是提醒读者武阶使用的复杂性,并在必要的时候尽量甄别宦官。甄别的方法,一是查阅《宋史·宦官传》,一是利用电子史料索引的强大功力,力求全面搜集该人履历,寻找明确提示。这是个史料数据化时代的笨办法。将宦官因素考虑在内,或者可以这样说:凡用武阶标志身份的非宦官,就是武选官。

了解了职位特点与品位标志之后,接下来需要考察的,是武选官的人仕途径。让我们再次回到范仲淹奏状所提供的分析样本。15位“边上得力材武将佐”,去掉一个宦官,剩下14名武选官,出身已知者可以分为四类:

第一,恩荫出身,比如安俊。他的祖父官至高州团练使,“仁宗为皇太子,俊以将家子、谨厚,选为资善堂祇候。及即位,补右班殿直,累迁东头供奉官、阁门祇候,为环州都监”。^{〔4〕}像安俊这样出身武臣勋旧家庭,又与皇帝有“潜邸攀附”之旧的,在武选官中虽是少数,但大多能混至上层。当然,欧阳修笔下那位一生混迹监当、州都监的薛塾也是恩

〔1〕 龚延明:《宋代官制总论》,《宋代官制辞典》,第32页。龚先生原文是“武阶为武臣与内侍通用”,此“武阶”概念与本文不同,其范围包括本文所定义的武阶、遥郡和正任。

〔2〕 欧阳修:《文忠集》卷七九。

〔3〕 关于宦官统兵,请参柳立言:《以阉为将:宋初君主与士大夫对宦官角色的认定》,宋史座谈会编辑《宋史研究集》第26辑,台北:“国立”编译馆,1997年,第249—305页。关于宦官在中央事务机构中的作用,见本书第七章第一节。

〔4〕 《宋史》卷三二三《安俊传》,第10467页。

荫出身，以荫“补三班借职，九迁内殿崇班”。〔1〕

第二，禁军军人选拔换授，比如许迁。康定元年（1040），宋夏边境战事正殷，二月乙巳，“诏选殿前诸般材勇者赴陕西极边任使”。三月乙亥，“擢诸班殿直卫士有材武者二十九人，散直都虞候王逵授宫苑使、昌州刺史，东西班指挥使许迁为供备库使”。〔2〕东西班在诸班直中排行第九，是禁军最精锐的骑兵部队之一，属于皇帝近卫。〔3〕许迁自“东西班指挥使”改供备库使，其身份和统属关系便从禁军军职系统转换到武选官系统。周美、狄青也是军人出身。〔4〕

第三，武举出身。张建侯是天圣八年的武举第一名，后世俗称“武状元”。天圣八年的武举一共就取了8个人。〔5〕武举的录取规模、“武状元”的风光，都无法与文科举相比。这14人里头能有一名武举出身者，大概只好用“巧合”来形容。

第四，文官换授，比如种世衡。他用叔父种放的荫补将作监主簿，本来是个文官，一直做到卫尉寺丞、签书鄜州判官事，适逢“西边用兵，守备不足”，他建议修筑青涧城，“朝廷从之，命董其役”，青涧城修好了之后，种世衡“迁内殿崇班、知城事”，从文官换到武选官。〔6〕

综上所述，我们也许可以这样定义武选官：他们是以武阶标志品位的官僚群体，主要分布在边防统兵官、地方治安维护体系以及监当管库等职位上，参与统兵并因此获得武官的身份认同。武阶是武选官最核心的品位标志，获得武阶的途径有恩荫入仕、军班换授、武举以及流外入流、文官换授等等。定义所强调的，是武选官的自身特征。那么，武选官与传统武官之间究竟有什么不同？武选官与文官之间的关系如何？武选官的出现对于宋代官僚群的结构产生了怎样的影响？

〔1〕 欧阳修：《文忠集》卷六一《内殿崇班薛君墓志铭》。

〔2〕 《长编》卷一二六，第2978、2987页。

〔3〕 《宋史》卷一八七《兵志一》，“诸班直资次相压”，第4578页。

〔4〕 《宋史》卷三二三《周美传》，第10457页。狄青事迹，本书第四章第一节有详细考述。

〔5〕 《宋会要辑稿·选举》一七之六。

〔6〕 《宋史》卷三三五《种世衡传》，第10742页。

一 武选官的“内职”属性

“武选”之称，见《宋史》卷一六九《职官志九》：“国朝武选，自内客省至阁门使、副为横班，自皇城至供备库使为诸司正使，副为诸司副使，自内殿承制至三班借职为使臣。元丰未及更。政和二年（1112），乃诏易以新名，正使为大夫，副使为郎，横班十二阶使、副亦然。”同卷又有：“武阶旧有横行正使、横行副使，有诸司正使、诸司副使，有使臣。政和易以新名，正使为大夫，副使为郎，横行正、副亦然，于是有郎居大夫之上。至绍兴，始厘正其序。”据此，在宋人的官制概念中，“武阶”与“武选”基本同义。细忖其别，则“武阶”偏指阶秩本身，“武选”泛指以此阶秩升降黜陟之人与事。本书在使用这两个词的时候，将遵循这一界定。

武选官与传统武官之间最显而易见的差别，就体现在武阶名称上。武阶分为横班、诸司使副和“使臣”三段，横班、诸司使副均以使、副使为名，每一使都有相对应的副使，“使臣”则包括内殿承制、内殿崇班、供奉官等名目，其细节构成见本章附表。“文官郎、大夫，武官将军、校尉，自秦汉以来有之”，^{〔1〕}而“宋朝武选之称”，用的却是“使”、“副使”、“使臣”这一类看上去与金戈铁马毫不相干的名号。倘若要“顾名思义”的话，染院使、副使理应是管理染坊的，宫苑使、副使应当是皇家宫苑的管理者，礼宾使、副使自当负责礼宾事务，西京作坊使则应在西京洛阳掌管作坊，内殿承制、崇班倒像是在皇帝跟前跑腿传话儿的人，然而，带着这些头衔的人却是实实在在的边防统兵官，是范仲淹所倚重的“边上得力材武将佐”。

宋朝抛弃历代相承的将军、校尉之号，而以上述官名标志武人阶

〔1〕 洪迈：《容斋续笔》卷一一，洪迈撰，孔凡礼点校：《容斋随笔》，北京：中华书局，2005年，第352页。

秩,表面看上去纯属名不符实。可是,相当多的宋朝士大夫却不这样认为。宋神宗改革官制,力图恢复《大唐六典》所描绘的官僚制度,孜孜以正名为念,而“元丰董正官制,如武臣,始议易将军都校尉之号,竟独依旧不复更”。^[1]宋徽宗改正使、副使、“使臣”之称为大夫、郎,冠以“武”、“卫”、“忠”、“义”等美名以志其武官身份,自以为名正言顺,却被南宋的王栻批评为“正名不当”:“若武臣横行、正副使之称,与承制、崇班、供奉、侍禁、奉职、借职、差使、借差,非名之不正也。政和乃悉易以大夫、郎之称,此岂被坚执锐、驰骤弓马者之所宜称乎?”^[2]王栻批评政和武官新阶“名不正”,主要是反对以“郎”、“大夫”之名处武人。南宋洪迈的《容斋随笔》亦持此论。^[3]严格说来,这种批评犯有只知隋唐、不论秦汉的错误,其实,汉代的郎官本来就是卫士的名称。但是,王栻、洪迈认为政和以前的武选旧称“非名之不正”,却自有其道理。

《容斋随笔》又说:“政和中……欲以将军、校尉易横行以下诸使至三班借职,而西班用事者嫌其途辙太殊。”^[4]“途辙太殊”一语道破了武选官与传统武官的“出身”差异:唐代前期府兵制下的武职事官,自十六卫大将军以下,都是军队的管理者和指挥者。而宋代的武选官,就其“出身”而言,本来就不是军官,而是皇帝的“家臣”,是“内职”。横班及诸司使副的前身是晚唐至宋初的“诸使”,其中包括唐末宦官“内诸司使”。诸使及其下属机构向皇帝和宫廷提供饮食、医药、礼宾通进、宴会张设等方方面面的服务。“使臣”则是皇帝身边的低级武人侍从。诸使和“使臣”都属于一个通称“内职”的官僚群体。

“内职”的得名,盖取“在内廷充职”之意,因此又称“廷臣”。内职

[1] 王得臣:《麈史》卷一“官制”。

[2] 王栻撰,诚刚点校:《燕翼诒谋录》卷四,北京:中华书局,1981年,第38—39页。

[3] 《容斋续笔》卷一一,《容斋随笔》,第353页。

[4] 同上。

“任寄腹心，职居近侍”，〔1〕属于内朝臣僚。当然，诸使和“使臣”并非“内职”的全部。“枢密、宣徽、三司使副、学士、诸司而下，谓之‘内职’。”〔2〕晚唐五代，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力度减弱，中央政府职能萎缩，皇帝试图直接掌握有限的权力，越过旧有的中央政府机构和决策机制，转而依靠自己身边的谋士和办事人员，直接处理政务军机。这批谋士和办事人员就是内职。诸使和“使臣”在内职中地位最低，其自身职掌无关军国大计，按制度不掌握任何重要的资源和权力。但他们在皇帝身边服务，靠近最高权力，又往往出身于皇帝藩府或者潜邸，深得信任，因此常常受命出外，作为皇权的代表，或传达密命，或监临（进而统领）军队。五代时期，无论是在集合了禁军和藩镇兵的大规模军事行动单位——行营中，还是在为加强地方治安派出的小股军队中，都有诸使与“使臣”的存在。这种存在，既是对包括禁军和藩镇在内的职业军人的监督牵制，也可以对临时组成的武装力量加强领导。而频频活跃在各种临时军事行动单位中的诸使和“使臣”，实际上已参与军队的管理，并因此获得了武官的身份认同；但其统属关系和正式职位都在首都，在皇帝身边；他们的差遣名目也不止统兵一类，所以只能算是“业余的”统兵官。诸使和“使臣”的这一特征为武选官所继承。

宋代的官方用语仍然以“内职”指称武选官。太宗朝，赵普罢相出为西京留守，次子六宅使赵承煦奉诏随侍，“不落班行，仍支俸给”，王禹偁代普作《谢宣旨令次男西京侍疾表》，有“童子何知，奉晨昏而兼内职”语。〔3〕田仁朗五代时以父任为西头供奉官，入宋，历染院副使、左藏库使、樞易使、西上阁门使、东上阁门使、判四方馆事等官，端拱二年

〔1〕《宋大诏令集》卷九四《责田仁朗诏》，雍熙二年四月，北京：中华书局校本，1962年，第345页。

〔2〕《宋史》卷一六一《职官志一》“总序”，第3769页。《旧五代史·职官志》以“内职”为总名，载录了枢密使、宣徽使、建昌官使、延资库使、租庸使、三司使以及金銮殿大学士、端明殿学士、翰林学士等官职的设置情况。《旧五代史》卷一四九《职官志》，第1994—1998页。

〔3〕王禹偁：《小畜集》卷二三之一四。

(989)卒,史称:“时内职中咸以仁朗为称首,故死之日人多惜之。”〔1〕真宗大中祥符元年(1008)二月壬寅,“三班借职王逊以父母继没,请终丧制。有司言内职居丧百日,即追出就列。上曰:‘人子念其亲而愿终制,不必夺也。’”〔2〕《宋史》卷一五八《选举志四》载武选官磨勘制度,同样以“内职”代指武选官:“其内职,自借职以上皆循资而迁……”至南宋,李心传仍以“内职”指称武选官,《建炎以来朝野杂记》在谈到检校官时,说:“凡内职崇班(今修武郎)、武臣副率以上,初除及遇恩皆带。”〔3〕

武选官的内职“出身”不仅体现在武阶名称上,还体现在朝会议制上。礼仪所呈现的,通常是旧秩序。那些曾经存在、但在现实中已经或者正在消亡的关系,往往可以在礼仪中找到证据。比如“武臣自殿直以上皆当赴内朝”的制度,在皇祐元年(1049)被再度重申,尽管当时的实际状况,已经是“日至殿中者无几”。〔4〕而“使臣”“日赴垂拱殿起居”的规定,到熙宁四年才正式取消。〔5〕更重要的是,武选官在任职方面也继承了内职的特点——参与统兵,但又不完全是统兵官。首先,按制度,武选官初任,必须经历监当官,通过与统兵风马牛不相及的监当官积累资历,然后才可能进入统兵官的行列。一部《宋史》,几乎所有武选官的列传中都有监当经历。其次,虽然边防统兵官是武选官最具标志性的职位序列,但是武选官最大宗的职位却是监当官。最后,倘若在一个时间点上静态观察武选官的任职分布,那么,大部分人都是在监当管库。这就是武选官的“内职属性”。

〔1〕《宋史》卷二七五《田仁朗传》,第9381页。

〔2〕《长编》卷六八,第1526页。

〔3〕李心传撰,徐规点校:《建炎以来朝野杂记》,北京:中华书局,2000年,第248页。

〔4〕《长编》卷一六六,第3981页。

〔5〕《长编》卷二二五,第5490页。

二 武选官与军职合而不融

武选官与军职合在一起,就构成了宋代的“武官”群体,^[1]军职是传统意义上的武官。北宋的禁军分属于殿前都指挥使司、侍卫马军都指挥使司和侍卫步军都指挥使司(总称三衙)，“禁军者,天子之卫兵也……其最亲近扈从者,号诸班直;其次,总于御前忠佐军头司、皇城司、骐驎院。余皆以守京师、备征戍”。^[2]御前忠佐专门用于安置、储备闲散军官,皇城司负有宫殿宿卫的责任,骐驎院负责国马饲养,其下属军队性质特殊,故且不论。诸班直以班、直为编制单位;普通禁军则以捧日、天武等嘉名区分军分,下设厢、军、指挥(营)、都等编制单位。^[3]各级编制皆设有统兵之官,“军职”是其总名,《宋史·职官志》谓:“殿前都校以下,谓之‘军职’”,^[4]都校是都指挥使的简称。^[5]“军职大者凡八等,除都指挥使或不常置外,曰殿前副都指挥使、马军

[1] 宋人的“武官”概念有多种指称范围:(1)指唐武职事官,如《长编》卷二五,雍熙元年十一月丁卯条,带鱼袋之制,“亲王、武官、内职、将校皆不带”,第589页;(2)指武选官,如《长编》卷一七七,至和元年十月辛丑,刘敞建议官员丁忧“武官自诸司使以上,与给全俸”,第4286页;(3)指与文官相对的官员群体,如《长编》卷一四〇,庆历三年四月甲辰,资政殿学士兼翰林侍读学士富弼上疏,反对范仲淹等以外任经略使带枢密副使,“恐他时武官援此为例”,第3363页。本书用其范围最广者。又,宋人所使用的概念中,与“武官”类似者有“武臣”,然内涵变化极大,故不用。《长编》卷一〇六,天圣六年十月丁丑,“诏武臣毋得补富民为教练使、衙内知客、子城使”,第2483页。此武臣指正任,惟正任有奏补教练使等官的特权。《宋史》卷一七一《职官志十一》“武臣奉给”,所载“武臣”为殿前、侍卫马军、侍卫步军三衙自宣武都指挥使以下至厢军牢城副都头,第4117页。卷一七〇《职官志十》载宋初封爵之制:“文臣少监、少卿以上,武臣副率以上,内职崇班以上,有封爵。”此武臣指唐代的武职事官,第4079页。同卷,载元丰七年致仕之制,“文臣中大夫,武臣诸司使以下致仕,更不加恩”,此武臣当指武选官,不含现任军职,第4093页。同卷武臣荫补之制所列武臣,以任职论有枢密院长贰,以阶秩论则有正任武官以及武选官,第4097—4098页。

[2] 《宋史》卷一八七《兵志一》,第4570页。

[3] 王曾瑜:《宋朝兵制初探》,北京:中华书局,1983年,第9—31页。

[4] 《宋史》卷一六一《职官志一》,第3769页。

[5] 如景德初,葛霸任侍卫马军都指挥使,《宋史》卷二八九《高琼传》称其为“马军都校”,第9693页。

副都指挥使、步军副都指挥使，次各有都虞候，次有捧日天武四厢都指挥使，龙、神卫四厢都指挥使，秩秩有序，若登第然；降此而下，则分营、分厢，各置副都指挥使。”〔1〕军职又称员僚、军校、军员。

武选官与军职是完全不同的两类官员，其差别有三：一、军职是现役军官，隶军籍；而武选官是普通官员，不隶军籍。庆历六年，有诏：“自今引试武艺人，文武臣僚子孙与补班行，若诸军班即听于军籍就迁之。”〔2〕“补班行”即授初级武阶，是成为低级武选官；诸军班本隶军籍，“于军籍就迁”则是在禁军内部迁转；可见“班行”与“军籍”为两途。二、武选官以武阶标志品位；军职则是品位与职位合一，既标志身份，又表示职掌。何冠环先生曾经敏锐地观察到各指挥的指挥使以下军职“一般没有其他官衔或差遣”。〔3〕三、武选官的迁补由三班院、审官西院等选任机关负责；军职的迁补则直接听命于皇帝，由三衙具体负责，枢密院掌其名籍。据《宋史·职官志》载，殿前司、侍卫马军司、侍卫步军司的都、副指挥使、都虞候，皆掌本司诸指挥之名籍，总其迁补之政令。〔4〕军职的迁补称为“转员”，转员每三年举行一次，由皇帝亲自主持，其制始于雍熙元年（984年）。其年二月初一，太宗“御崇政殿，亲阅诸军将校”，“自军都指挥使以下、员僚以上，皆按名籍验劳绩而升陟之”。亲阅军校转员，颇费时日。雍熙元年的亲阅，根据《长编》的记载，“凡踰月而毕”，而咸平三年真宗的首次亲阅，“凡十一日而毕”。〔5〕

军职不用武阶标志品位。此点常被忽视，即如李焘之贻博，也不无疏忽，记载有时反而不如《宋史》来得准确。比如，《长编》卷一二三，宝元二年（1039）三月乙卯，仁宗“阅试卫士武技，擢殿前第一班押班副都知王珪为礼宾副使，行门郝质为西头供奉官”。予人的印象，是王、郝

〔1〕《宋史》卷一六六《职官志六》，第3929页。

〔2〕《长编》卷一五八，系于春正月壬申，《宋会要辑稿·职官》三二之三，系于同年五月。

〔3〕何冠环：《宋初三朝武将的量化分析》，载氏著《北宋武将研究》，香港：中华书局（香港）有限公司，2008年再版，第10页。该文原载《食货月刊》复刊第16卷第3、4期合刊，1986年。

〔4〕《宋史》卷一六六《职官志六》，殿前司职掌，第3927页，侍卫马、步军司，第3930页。

〔5〕《宋史》卷一九六《兵志十》，第4878页；《长编》卷二五，第573页。《长编》载太宗亲阅的范围为“自都指挥使已下至百夫长”，校以《宋史·兵志》，则“都指挥使”之上漏“军”字。